



THE HISTORY OF CHINESE BUDDHIST ARCHITECTURE

CONSTRUCTION OF BUDDHIST TEMPLE AND BUILDING DISTRIBUTION, CHANGE ON THE
BUDDHIST TEMPLE PLANNING AND BUILDING TYPE

王贵祥◎著

中国汉传佛教建筑史

佛寺的建造、分布与寺院格局、
建筑类型及其变迁



下卷

衰落与复兴



清华大学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汉传佛教建筑史

佛寺的建造、分布与寺院格局、
建筑类型及其变迁

下卷

衰落与复兴

王贵祥◎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汉传佛教建筑史:佛寺的建造、分布与寺院格局、建筑类型及其变迁 / 王贵祥著.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6

ISBN 978-7-302-42705-6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佛教—宗教建筑—建筑史—中国 IV. ①TU-09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18651 号

责任编辑:周莉桦

封面设计:李召霞

版式设计:苏克密

责任校对:刘玉霞

责任印制:李红英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100084

社 总 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装 者:北京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85mm×260mm 印 张:141 字 数:3516 千字

版 次: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500

定 价:1280.00 元(全三卷)

产品编号:054125-01

目 录

第九章 元代的佛教寺院与建筑	1615
一 元代佛教及其寺院情况概说	1615
二 元代寺院基址规模与寺内建筑配置	1680
1. 元代寺院的基址规模	1680
2. 元代寺院内的建筑配置	1683
3. 元代寺院建筑配置的一般特征	1692
三 见于文献记载的元代寺院单体建筑	1730
四 元代佛教寺院建筑遗存	1736
1. 尚存元代佛教木构殿堂	1736
2. 尚存元代佛教木构楼阁	1752
3. 尚存元代佛塔建筑	1757
第十章 明清时代的佛教寺院与建筑	1777
一 明代佛教寺院与建筑概说	1780
1. 摇摆不定的明代佛教政策	1780
2. 明代的制度重建与寺院建造	1792
3. 见于文献记载的明代南北二京寺院	1807
4. 见于文献记载的明代地方寺院	1836
二 清代佛教及其寺院与建筑概说	1876
1. 清代的佛教政策简述	1876
2. 康雍乾时期的佛教发展	1883
3. 清代北京及其周边地区的寺院建造	1890
4. 清代兴京、盛京与承德地区的寺院建造	1914
5. 见于文献记载的清代地方寺院概览	1928
6. 台湾明清时代寺院简说	1974
三 明清两代佛教诸山的寺院重兴	1984
1. 明清时代佛教诸山寺院	1984
2. 明清佛教四大名山的形成与建设	1986

四	明清两代寺院的基址规模	2027
1.	明代寺院的基址规模	2028
2.	清代寺院的基址规模	2035
五	明清寺院内的建筑类型与空间配置	2040
1.	明清时代的寺院类型	2041
2.	明代寺院内的建筑类型	2046
3.	清代寺院内的建筑类型	2082
六	明清佛教寺院的空间构成	2095
1.	明代佛教寺院内的建筑布局与空间构成	2095
2.	清代佛教寺院内的建筑配置	2118
3.	明清时期佛教寺院建筑的其他特征	2146
七	明清佛教寺院单体建筑及寺院遗存	2160
1.	明代佛教寺院单体建筑及寺院遗存	2160
2.	清代佛教寺院遗存及其单体建筑	2182
参考文献		2226

第九章 元代的佛教寺院与建筑

一 元代佛教及其寺院情况概说

元蒙统治集团对于各种不同宗教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态度。据《一二三八年凤翔长春观公据碑》中刻载的蒙古大汗颁布的圣旨：“和尚根底寺，也立乔大师（即也里可温）根底胡木刺（修道院），先生根底观院，达失蛮根底密昔吉（礼拜寺），那的每引头儿拜天底人，不得俗人骚扰，不拣甚么差发休交出者。破坏了的房舍、旧的寺观修补者。我每名字里，交祝寿念经者。”^①

在这段见于汉文碑刻的蒙古大汗圣旨中，至少提到了佛教寺院、基督教也里可温派修道院、道教宫观、回教礼拜寺等四种宗教寺观或建筑。显然，蒙古统治者对于这些不同的宗教及其礼拜场所都采取了悉心护持的政策。这段碑文也透露出一个信息：佛教在蒙元一代的发端，至少可以追溯到蒙古人入主中原之前的1238年。

另据韩儒林《元朝史》的研究，蒙古统治阶层最先接触的佛教似乎是中原汉地的佛教禅宗。元释念常撰《佛祖历代通载》记录了禅僧海云^②行迹。早在1214年，蒙古军陷宁远城（今山西五寨北），海云“师年十三，时成吉思皇帝征伐天下，师在宁远，于城陷之际，稠人中亲面圣颜。”^③当然，这时的海云还没有引起蒙古统治者的注意。

据《大元至元辨伪录》，在成吉思汗西征西域的途中，曾经传诏召全真派道士丘处机前往觐见，丘处机“戊寅中应召北行。……使中书湛然温诏召之。丘公遂行。……壬午夏四月初五日。始过雪山达于行宫。至上前数拜退身致敬。礼毕然后入帐。上问。有何长生之药以资朕躬。丘公逡巡拱身答曰。有卫生之道。而无长生之药。上以言实赐以马乳。……又问湛然居士观音赞意。中书轻而不答。”^④这里的戊寅年为1218年，而壬午为1222年。中书湛然指的是元代窝阔台汗时任中书令的耶律楚材。这说明，在1218—1222年间，耶律楚材是跟随在西征的成吉思汗行帐之中的。耶律楚材是一位汉传佛教的居士，其对成吉思汗无疑是有影响的。

时代稍晚的法国人鲁布鲁克（William of Rubruk，图9-2），于1253年从欧洲前往蒙古觐见蒙哥汗，1255年返回的黎波里，写下了一本名为《鲁布鲁克东行纪》的书（图9-3）。该书的第二十五章标题就是《和尚的寺庙和偶像，以及礼拜仪式》，其中写道：“所有（偶像教徒的）和尚都剃光了头，穿上红色袍子，同时他们从剃头那天起就戒绝肉食，一百或二百成群居住。……他们到任何地方都手拿一串有一百或二百的念珠，像我们的念珠一样，嘴里总是不断地念：‘阿弥陀佛’。其中一人向我解释说，那意思是：‘神，你知道。’”^⑤由此可以略窥入主中原之前蒙古人对于佛教的态度。

①韩儒林. 元朝史：上册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45.

②燕京庆寿寺海云禅师系忽必烈开国重臣刘秉忠的老师，对元初政治、文化起到重要作用，其弟子可庵智朗撰有《海云禅师碑》。元大都庆寿寺内有海云、可庵双塔，故庆寿寺俗名双塔寺（图9-1）。

③文献[2]. [元]释念常. 佛祖通载. 卷二十一. 宪宗皇帝即位. 大正新修大藏经本：419.

④文献[2]. [元]张伯淳. 大元至元辨伪录. 卷三. 元刻本：28.

⑤鲁布鲁克东行纪[M]. 何高济，译. 北京：中华书局，1985：2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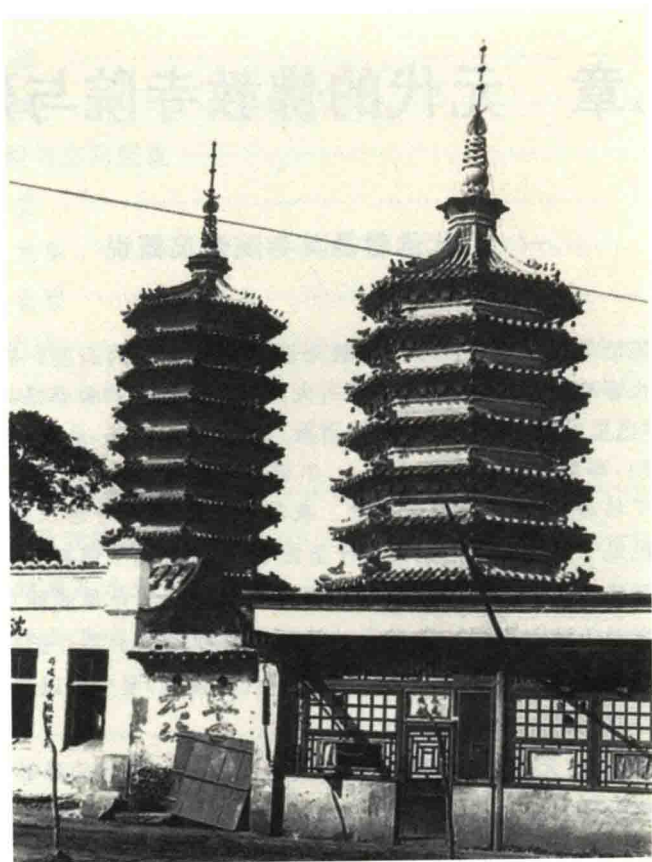


图 9-1 元大都庆寿寺海云、可庵双塔
(来源:北京古今慧海文化信息交流中心)



图 9-2 鲁布鲁克
(来源:北京古今慧海文化信息交流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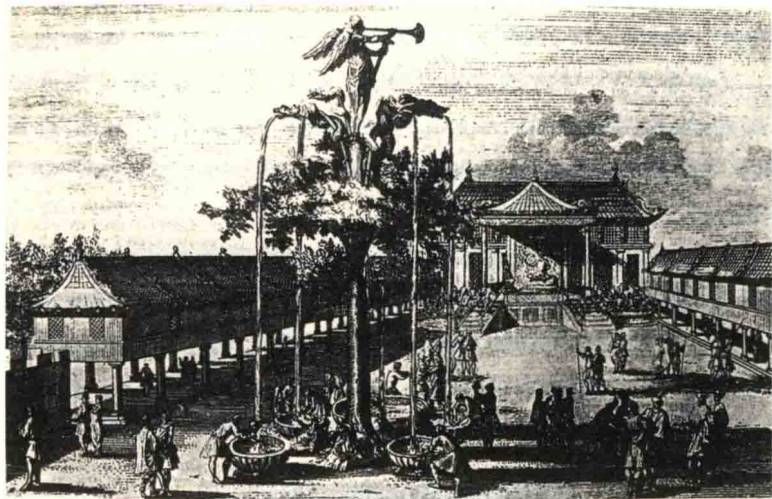


图 9-3 蒙古大汗宫殿

(来源:17世纪版本的鲁布鲁克游记版画插图)

关于蒙古人最初都城哈刺和林(图 9-4)中的寺院,《新元史》中提到了一点:“……亦名哈刺和林,本乃蛮故地。……有大街二,……二街之外,为朝贵之大邸第。又佛堂十二,回回教寺二,基都教寺一。四围以土为城,开四门。傍城外有大离宫,内有殿,又有仓廩库。定宗、宪宗皆都之。”^①显然,在对宗教持兼容并蓄态度的早期蒙古都城內,仍然以佛教建筑为多。

①文献[2]. [民国]柯劭忞. 新元史. 卷四十六. 志第十三. 地理志一. 民国九年天津退耕堂刻本: 362.



图 9-4 哈刺和林城遗址

(来源:北京古今慧海文化信息交流中心)

●文献[2]. [元]张伯淳. 大元至元辨伪录. 卷三. 元刻本: 31.

●韩儒林. 元朝史: 下册[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6: 339.

蒙哥汗在位之时(1251—1259), 曾经颁布诏书, 特别免除了佛教僧人的徭役税赋。据《大元至元辨伪录》记载: “佛法中兴待时而显。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我蒙哥皇帝。克岐克嶷曰圣曰明。布政简严聪达神武。修祖宗之令典。酌先代之洪规。率由旧章不忘外护。初铸国宝先赞佛门。凡是僧人并无徭赋。”^① 这很可能是蒙古统治者和中原佛教僧人的接触日益增多而渐次形成的结果。

在蒙哥汗时期, 藏传佛教开始影响到蒙古宫廷。1253年吐蕃高僧八思巴(图9-5)赴忽必烈潜邸晋謁。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敕封八思巴为国师, 至元七年(1270), 又将其晋封为帝师。由此奠定了藏传喇嘛教在蒙元一代的特殊地位。然而, 据韩儒林的观点: “元代佛教各派当中, 吐蕃佛教在朝廷的地位最高; 而就全国而言, 最为流行的仍是禅宗。”^②



图9-5 元代吐蕃高僧八思巴

(来源: 陈永龄. 民族辞典[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7.)

元代人关于当时宗派纷繁的佛教也有过一些议论, 如元人李翀《日闻录》中有: “佛一也, 而分为三, 曰律, 曰教, 曰禅; 律一也, 又分为二, 曰资待律, 曰南山律; 教一也, 亦分为三, 曰天台教, 曰贤首教, 曰华严教; 禅一也, 复分为五, 曰云门宗, 曰法眼宗, 曰沩仰宗, 曰曹洞宗, 曰临济宗。凡此纷纷, 皆出近世, 又孰为佛之真耶?”^③ 这可能就是元代汉传佛教内部宗系分划的大致情况。

《元史纪事本末》中也提到: “若夫天下寺院之领于内外宣政院, 曰禅, 曰教, 曰律, 则固各守其业, 惟所谓白云宗、白莲宗者, 亦或颇通奸利云。”^④ 也就是说, 元代佛教分禅、教、律, 此外, 还有带有民间宗教色彩的白云宗、白莲宗等, 再加上自元代渗入中原地区的藏传佛教, 呈现了一种与唐宋时代迥异的杂乱纷纭的面貌。这里我们仅将关注点放在汉传佛教中主流的禅、教、律

●文献[2]. [元]李翀. 日闻录. 清守山阁丛书本: 10.

●文献[2]. [明]陈邦瞻. 元史纪事本末. 卷十八. 佛教之崇. 明末刻本: 83.

宗的寺院建造及发展上。

元代人刘仁本撰《送大璞圮上人序》中，开篇即说：“佛宗有三：曰禅、曰教、曰律。禅尚虚寂，律严戒行，而教则通经释典，作其筌蹄者也。自入中国，历代以来，三宗之传，齐驱并驾。至我朝世皇因嘉木杨喇勒智来希旨，升教居禅之右，别赐茜衣，以旌异之，实予其能讲说义文，修明宗旨也。”^①

这里的嘉木杨喇勒智是一位吐蕃僧人，据《续资治通鉴》，至元十四年（1277），朝廷“以西僧嘉木杨喇勒智为江南总摄，掌释教，除僧租赋，禁扰寺宇者。”^②说明自嘉木杨喇勒智总领江南释教以来，将江南佛寺中的教寺提到了比禅寺、律寺更高的地位。

嘉木杨喇勒智，又名杨琏真加。他统领江南佛教之时，曾发掘宋代帝陵，搜夺江南财富，后于至元二十一年（1284）遭朝廷籍没：“丙申，籍嘉木杨喇勒智发宋陵所收金银、宝器，修天衣寺；其饮器则赐帝师，盖西僧欲得帝王鬻骸以厌胜致富也。”^③同时，他也为江南佛教的振兴做了一些推动。据《元史》：“江淮总摄杨琏真加言以宋宫室为塔一，为寺五，已成，诏以水陆地百五十顷养之。”^④

在宋代宫室基址上建塔，显然有厌胜宋室王气的性质，而这位吐蕃僧人还曾试图将宋代帝王碑刻用于佛塔的基础，在遭到儒臣的反对之后不得不作罢：“西僧杨琏真加作浮图于宋故宫，欲取高宗所书《九经》石刻以筑基，致远力拒之，乃止。”^⑤

《佛祖统纪》中则提到：“（至元）二十五年正月十九日。江淮释教都总统杨琏真加集江南教、禅、律三宗诸山至燕京问法。禅宗举云门公案。上不悦。云梦泽法师说法称旨。命讲僧披红袈裟右边立者。于是赐斋香殿。授红金襴法衣。锡以佛慧玄辩大师之号。使教冠于禅之上者自此。”^⑥可以看出，在元代的佛教政策中，除了将藏传佛教置于较高的地位外，还将本来平行的禅、律、教三宗加以区分，将教置于禅、律之上。

元代是一个对各种宗教兼容并蓄的时代，随着蒙古大军而来的，包括信奉伊斯兰教的色目人和信奉也里可温教的基督徒，同时还包括各地兴建的清真寺与十字寺。在这个时期内，许多地方都建造有也里可温教的十字寺。然而，透过史料也可以注意到，当也里可温教与佛教发生冲突的时候，元代统治者在对待二者态度上，天平是倾向于佛教一侧的。

如《至顺镇江志》中提到，元统治者曾对也里可温教在镇江金山擅起十字寺的做法加以制止：“也里可温擅作十字寺于金山地，其毁拆十字，命前书塑白塔寺工刘高，往改作寺殿屋壁佛菩萨天龙图像，官具给须用物，以还金山。庚辰，游降玺书，护持金山，也里可温子子孙孙勿争，争者坐罪以重论。”^⑦

在镇江地区起建十字寺之事发生在元初的至元十六年（1279）：“至元十六年，也里可温马薛里吉思者，馆监郡符，势张甚。掇危峰秀绝之所，屋其

①文献[2]。[元]刘仁本。羽庭集。卷五。送大璞圮上人序。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80。

②文献[2]。[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三。元纪一。至元十四年。清嘉庆六年递刻本：2479。

③文献[2]。[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六。元纪四。至元二十一年。清嘉庆六年递刻本：2520。

④文献[2]。[明]宋濂。元史。卷十五。本纪第十五。世祖十二。清乾隆武英殿刻本：153。

⑤文献[2]。[明]宋濂。元史。卷一百七十。列传第五十七。申屠致远。清乾隆武英殿刻本：1835。

⑥文献[2]。[宋]释志磐。佛祖统纪。卷四十八。法运通塞志第十七之十五。大正新修大藏经本：544。

⑦文献[2]。[元]俞希鲁。至顺镇江志。卷九。僧寺。院。丹徒县。清嘉庆宛委别藏本：198。

①文献[2]. [元]俞希鲁. 至顺镇江志. 卷九. 僧寺. 院. 丹徒县. 清嘉庆宛委别藏本: 197.

②文献[2]. [宋]释志磐. 佛祖统纪. 卷四十八. 法运通塞志第十七之十五. 大正新修大藏经本: 545.

③同上.

④文献[2]. [清]毕沅. 续资治通鉴. 卷一百九十. 元纪八. 至元二十八年. 清嘉庆六年递刻本: 2565.

⑤文献[2]. [清]阮葵生. 茶余客话. 卷十四. 释. 清光绪十四年本: 221.

⑥文献[2]. [宋]李攸. 宋朝事实. 卷七. 道释. 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 82.

⑦文献[2]. [宋]赵令畤. 侯鯖录. 卷二. 清知不足斋丛书本: 9.

颠,祠彼教,曰银山寺,营隙为侪类葬区。嘻!西竺之道,九十有六,唯吾佛为正法,以法之正,容有邪有外耶!今皇践阼,敕宣政臣婆闍等,即寺故像撤去之,仿京刹梵相,朱金绀碧,一新清供,付金山住持佛海应声长老,锡名金山寺般若禅院。”^①显然,也里可温教徒不仅在镇江起寺,而且还按照西方人的传统在寺旁设置墓地,这些似乎都与中国人的习惯相冲突,故而才有毁拆十字寺,改作佛教寺殿,绘塑佛菩萨天龙图像的做法。

总而言之,有元一代,在对待佛教上持积极护持的态度:“故自有天下。寺院田产二税尽蠲免之。并令缁侣安心办道。”^②使得遭到金末或宋末战争摧残的汉传佛教在元初的几十年间得到迅速恢复。据《佛祖统纪》:“(至元)二十八年宣政院上天下寺院四万二千三百十八区。僧尼二十一万三千一百四十八人。”^③《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元纪八”中也有相同的记载:“是岁,宣政院上天下寺宇四万二千三百一十八区,僧尼二十一万三千一百四十八人。”^④

清代阮葵生撰《茶余客话》也提到了这一数字:“北方寺庙多建于元、明时妃嫔太监等,一寺之费至数十万。帝师受戒,其令与诰敕并行。……元设宣政,掌天下释教,天下寺宇共四万二千余所,僧尼二十一万余人。”^⑤这里说到“北方寺庙多建于元”,虽然是推测之语,但从中可以知道,在清代人眼中,北方较为古老的寺院也几乎只能追溯到元代。这或也说明北方重要城市或交通比较便捷的区域,在清代时已经较少发现元以前所建的寺院了。元代寺院的数量之多、僧尼数量之众,与其前的两宋时期相比似乎也并不逊色。

比较一下宋代的情况,北宋真宗时:“天禧三年八月,诏普度天下道士女冠僧尼,凡度二十六万二千九百四十八人。天禧末,天下僧三十九万七千六百一十五人,尼六万一千二百三十九人。”^⑥可知真宗天禧末(1021),僧尼总数就为458854人。这显然是宋代历史上的一个高潮。

其实,真宗以后的僧尼数量是有所减少的,如宋仁宗庆历、皇祐间(1042—1054),天下僧尼道士女冠的总数为310700余人;熙宁末(1077),僧尼、道士、女冠251785人。这应该是北宋末年的情况。元至元二十八年,僧尼总数为213148人,这与北宋末年僧尼数量是十分接近的。

据宋人赵令畤撰《侯鯖录》:“本朝景德中,天下二万五千寺。嘉祐间三万九千寺。陈襄述古判词部日说云。”^⑦自真宗景德年(1004—1007)至仁宗嘉祐年(1056—1063),北宋全境的寺院从25000所增加到39000所。而据至元二十八年(1291)的统计,全国寺院总数为42318座,比北宋盛期嘉祐年间要多出3318座。这或也可以理解为,从北宋嘉祐年的11世纪中叶,到元代至元年的13世纪末,尽管先后遭遇了北宋末、金末及南宋末的战争,但全国寺院总数不仅没有明显的减少,反而出现了一些增长,这或者与元统治者对于佛教的扶植与护持态度有关。

但是,值得特别注意的一点是,元代统治者对藏传佛教有着特别的兴

趣。正是从元代开始,藏传佛教逐渐蔓延到蒙古地区,并开始大规模渗入中原汉地。而元统治者特别青睐藏传佛教的这一传统,一直延伸到明清两代。元明清以来,在许多原本汉传佛教寺院十分鼎盛的地区,也渐渐出现了许多藏传佛教寺院及其塔阁的身影。

后世文献中特别提到了元世祖忽必烈崇重藏传佛教,并尊藏传佛教高僧八思巴为国师。清人赵翼在其所撰《陔余丛考》中提到:“自世祖崇帝师八思巴,即于殿上置白伞一顶,泥金书梵字于其上,每岁二月望日迎伞周游皇城,拔鼓手百二十人,殿后军五百人,杂用五百人。宣政院所辖官寺三百六十,掌供幢幡宝盖,凡三百六十坛,每坛擎执二十六人,钹鼓僧十二人。大都路掌供金门大社百二十队,教坊司云和署掌供大乐四百人,兴和、祥和二署掌杂扮男女角戏三百人,仪凤司掌汉人、回鹘、河西三种细乐各三队,凡三百二十四人。诸执役者,皆官给铠仗袍服,出宫由西宫门外垣、海子南岸至厚载门,东华门过延春门而西。帝及后妃公主结彩楼观焉。夏六月,上都亦如之。此仗卫之侈,虽郊坛鹵簿不过也。”^①可知,有元一代藏传佛教等级之高,待遇之厚,所辖寺院之多,礼仪之盛,几乎都是前所未有的。

在元统治阶层的大力扶植与参与下,在京师及五台山等地建造了一批规模十分宏大的佛教寺院,特别是藏传佛教寺院,并给予佛教以大力度的扶植与支持:

至元七年(1270),建大护国仁王寺于高良河。

十六年(1279),建圣寿万安寺于京城。

二十一年(1284),立大法轮于大内,高百尺。

二十五年(1288),万安寺成佛像,窗壁皆用金为饰。

二十六年(1289),万安寺置栴檀佛像。

元贞元年(1295),用薄敛等库为皇太后建佛寺于五台山。

至大三年(1310),以大都城南建佛寺立行工部,命丞相脱脱兼领。

皇庆元年(1312),大崇恩福元寺成,置隆禧院。

至治元年(1321),给钞千万贯,建寿安山佛寺,又冶铜五十万斤,作佛像于其内,命拜住董其役。又作金浮图于上都。

泰定三年(1326),建大天源延圣寺,又建殊祥寺于五台山。

天历二年(1329),建大龙翔集庆寺,给钞万锭,命阿荣、赵世安督造。

至顺初(1330),命修铁幡竿佛寺,赐金百两、银千两、钞万锭。

后至元二年(1336),改燕帖木儿居第为大觉海寺,塑千佛于其内。

至正六年(1346),复立大护国仁王寺,凡贷民钱二十六万余锭。

十四年(1354),建大寿元忠国寺于清河。此土木之费,虽离宫别馆不过也。

中统三年(1262),作佛顶金轮会于圣安、昊天二寺,七昼夜,赐银万五千两。

①文献[2]。[清]赵翼. 陔余丛考. 卷十八. 元时崇奉释教之滥. 清乾隆五十五年湛贻堂刻本: 219-220.

至元二年(1265),诏各路设三禅会。

七年(1270),大修佛事于琼华岛。

九年(1272),集都城僧诵大藏经九会。

十三年(1276),设资戒大会于开元寺。

十六年(1279),敕僧一百八人即圣寿万安寺设斋圆戒。

二十二年(1285),集诸路僧四万于西京普恩寺,作资戒会七日夜。

二十三年(1286),命西僧葺佛事于万寿山。

二十四年(1287),作佛事于五台山三十三会。

二十五年(1288),命亦思麻等坐静于大护国仁王寺,凡五十四会。

二十六年(1289),诏天下梵寺所贮藏经集僧看诵,仍给所费。

二十七年(1290),缮写金藏字经成,凡用金三千二百余两。

元贞元年(1295),以国忌饭僧七万人。

至大元年(1308),启水陆大会于昊天寺。延祐五年(1318),敕书金字藏经,用金三千九百两。至治元年(1321),修宁夏钦察鲁佛事,给钞二百十二万贯。

三年(1310),诏天下诸司集僧诵经十万部,又于京师万安、庆寿、圣安、普庆等寺及金山寺、五台山万圣祐国寺建水陆大会。

泰定元年(1324),命西僧修佛事于寿安山,三年乃罢。又以顺宗皇后忌日饭僧万人,造金宝盖藏舍利。

至顺元年(1330),作佛事于仁智殿,岁终乃罢。又命江浙印佛经二十七藏,遣使费黄金二千两,诣杭州书佛经。寻又诏以泥金畏吾字书无量寿佛经千部并大乘经一藏。

中统初(1260),赐庆寿、海云二寺陆地五百顷。

至元六年(1269),置大护国仁王寺总管府。

二十七年(1290),立江南营田提举,专掌僧寺资产。

元贞初(1295),敕上都、大都从前所拨赐大乾元寺、大兴教寺、大护国仁王寺酒店湖泊,官为征收分给。改大承华普庆寺总管府为崇祥监,立规运都总管,领大崇恩福元寺钱粮。

大德五年(1301),赐兴教寺地一百顷,上都乾元寺地九十顷,万安寺地六百顷,南寺地百二十顷。

皇庆初(1312),赐大普庆寺腴田八万亩、邸舍四百间。置汴梁、平江等处田赋提举司,专掌诸寺资产。赐崇福寺河南田百顷,上都开元寺江浙田二百顷,普庆寺益都田七十顷。

至治初(1321),大永福寺成,赐金五百两、银二千五百两、钞五十万贯、杂彩万匹,置都总管府司其岁入。又赐西番撒思加地僧金千两、袈裟二万袭。

泰定三年(1326),赐殊祥寺田三百顷,大天源延圣寺吉安、临江二路田千顷。(省臣言:世祖建大宏文宣都等寺,赐永业已属虚费,成宗又

构天寿万宁寺,较前更倍。若武宗之崇恩、福元,仁宗之承华、普庆,抑又甚焉!)

天历二年(1329),市故宋全太后田为大承天护圣寺永业,市故瀛国公田为大龙翔集庆寺永业。括盖都、般阳、宁海闲田十六万二千九百顷,赐大承天护圣寺。遣大禧院监蔚州广灵县银矿岁入,归大承天护圣寺。

至顺二年(1331),诏景东府岁出金五千两,给上都洪禧崇寿寺。

后至元七年(1341),又拨山东地十六万二千余顷,给大承天护圣寺。此则产之富,藩王国戚不及也。^①

可见,在元代统治的大部分时间内,包括全国统一之前的一段时间内,元统治者都致力于佛寺,特别是藏传佛寺的营造,并为包括藏传佛教寺院在内的各地佛寺提供种种经济上与政治上的特殊待遇与支持。

清人于敏中《日下旧闻考》也提到了类似的事件:“元世祖至元七年,以帝师帕克斯巴之言,于大明殿御座上置白伞盖一顶,用素段泥金书梵字于其上,谓镇伏邪魔,护安国利。自后每岁二月十五日,于大殿启建白伞盖佛事,与众祓除不祥。中书移文枢密院八卫,拨伞鼓手一百二十人,殿后军甲马五百人,抬舁监坛汉关圣神轿军及杂用五百人。宣政院所辖宫寺三百六十所。掌供应佛像坛面、幢幡、宝盖、车鼓、头旗,三百六十坛。”^②两段文字中都提到了在元大都宫殿正殿大明殿(图9-6)御座上置白伞盖一事,说明藏传佛教在元代时的地位之高。同时,也送到了当时宣政院所辖的“宫寺”有三百六十所之多。以后文紧随的所谓“掌供应佛像坛面……”诸语,可知这里的“宫寺”似乎并不包含道教宫观。由此推测,宫寺有可能指的是帝王敕建的寺院,这些寺院很可能多是藏传佛教寺院。

①文献[2]. [清]赵翼. 陔余丛考. 卷十八. 元时崇奉释教之滥. 清乾隆五十五年湛贻堂刻本: 220-221.

②文献[2]. [清]于敏中. 日下旧闻考. 卷三十二. 宫室.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3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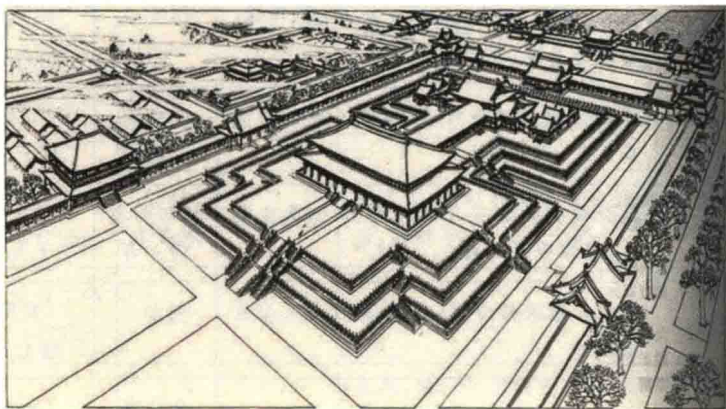


图9-6 元大都宫殿大明殿

(来源:傅熹年先生复原)

为了对元代佛教有一个概略的了解,以列表的形式将见于元代正史史料中的重要佛寺做一综览(表9-1)。

表 9-1 《元史》《新元史》《续资治通鉴》等正史文献中所载寺院

序号	史料涉及年代	地点	寺院名称	史料记载	历史沿革	资料出处
1	中统五年 (1264)	大都	庆寿寺	赐庆寿寺、海云寺陆地五百顷	民国尚存	《元史·卷四》:31
2		大都?	海云寺	诏有司备仪卫,百官者宿前导,与拜住画相于海云寺,大作佛事		《元史·卷一百三十六》:1503
3	中统五年 (1264)	大都	圣安寺	奉迁祖宗神主于圣安寺	今存	《元史·卷四》:32
				明日,皇太子赐宴圣安寺,公卿百官出送丽泽门外,缙绅以为荣		《元史·卷一百六十》:1722
4	中统四年 (1263)	大都	昊天寺	作佛事于昊天寺七昼夜,赐银万五千两	不存	《元史·卷五》:39
	至大二年 (1309)			近者至大二年十一月,昊天寺无因而火,天意较然,可为明鉴		《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2646
5	至元元年 (1264)	凤翔府	龙泉寺	己未,凤翔府龙泉寺僧超过等谋乱遇赦,没其财,羁管京兆僧司		《元史·卷五》:44
6	中统二年 (1261)		龙华寺	中统二年,凤翔府龙华寺僧超道谋作乱,遇赦,没其财羁管	疑与前者为同一寺	《新元史·卷一百〇三》:959
7	至元二年 (1265)	中都	广寿寺	庚午,敕僧、道祈福于中都寺观。诏以僧机为总统,居广寿寺		《元史·卷六》:48
8	至元七年 (1270)	大都	大护国仁王寺	建大护国仁王寺于高良河。敕更定僧服色	今北京五塔寺	《元史·卷七》:59
9	泰定元年 (1324)		高良河寺	敕会福院奉北安王那木罕像于高良河寺,祭遁甲五福神	疑与前者为一寺	《元史·卷二十九》:324
10	至元九年 (1272)	五台	兴国寺	敕燕王遣使持香幡,祠岳渎、后土、五台兴国寺		《元史·卷七》:63
11	至元九年 (1272)	大都	大圣寿万安寺	建大圣寿万安寺	今北京妙应寺	《元史·卷七》:66
	至大四年 (1311)			至大四年,建大圣寿万安寺,置万安规运提点所	时间似有矛盾	《新元史·卷五十九》:513

续表

序号	史料涉及年代	地点	寺院名称	史料记载	历史沿革	资料出处
12	至元十三年(1276)	杭州	明因寺	宋主祖母谢氏遣其丞相吴坚、文天祥,枢密谢堂,安抚贾余庆,中贵邓惟善来见伯颜于明因寺		《元史·卷九》:83
13	至元十三年(1276)	顺德府	开元寺	辛酉,车驾幸上都。设资戒大会于顺德府开元寺	今邢台开元寺	《元史·卷九》:84
14	至元二十一年(1284)	会稽	天衣寺	丙申,以江南总摄杨珪真加发宋陵冢所收金银宝器修天衣寺	寺存	《元史·卷十三》:132
15	至元二十二年(1285)	会稽	泰宁寺	杨连真加云,会稽有泰宁寺,宋毁之以建宁宗等攒宫;钱唐有龙华寺,宋毁之以为南郊。皆胜地也,宜复为寺,以为皇上、东宫祈寿	现代复建	《元史·卷十三》:133
16		钱塘	龙华寺			
17	至元二十二年(1285)	西京	普恩寺	集诸路僧四万于西京普恩寺,作资戒会七日夜	今大同善化寺	《元史·卷十三》:140
18	至元二十二年(1285)	大都	大兴教寺	命帝师也怜八合失甲自罗二思八等递藏佛事于万安、兴教、庆寿等寺,凡一十九会		《元史·卷十三》:140
				壬辰,建帝师八思巴殿于大兴教寺,给钞万锭		《元史·卷二十六》:298
19	至元二十八年(1291)	涿州	涿州寺	令僧罗藏等递作佛事坐静于圣寿万安、涿州寺等所,凡五十度		《元史·卷十六》:178
20	元贞元年(1295)	五台山	寺名不详	闰四月丙午,为皇太后建佛寺于五台山		《元史·卷十八》:198
21	元贞元年(1295)	应昌 今赤峰	寺名不详	五月戊寅,以鲁国大长公主建佛寺于应昌,给钞千锭、金五十两		《元史·卷十八》:198
22	元贞二年(1296)	临洮	寺名不详	给钞千锭建临洮佛寺		《元史·卷十九》:207
23	大德五年(1301)	上都	南寺	戊戌,赐……上都乾元寺地九十顷……万安寺地六百顷,钞万锭;南寺地百二十顷,钞如万安之数	遗址存?	《元史·卷二十》:219
24			大乾元寺	壬子,赐大乾元寺钞万锭,俾营子钱,供缮修之费,仍升其提点所为总管府,给银印,秩正三品		

续表

序号	史料涉及年代	地点	寺院名称	史料记载	历史沿革	资料出处
25	大德九年 (1305)	大都	大天寿 万宁寺	乙未,建大天寿万宁寺	今北京 鼓楼附近	《元史·卷 二十一》:233
26			万宁寺	京师创建万宁寺,中塑秘密佛像,其形丑怪,后以手帕蒙覆其面,寻传旨毁之	疑与前者 为一寺	《元史·卷一百 一十四》:1299
27	大德九年 (1305)	常州	河西寺	常州僧录林起祐以官田二百八十顷冒为已业施河西寺,敕募民耕种,输其租于官		《元史·卷 二十一》:236
28	至大元年 (1308)	大都	寺名不详	建佛寺于大都城南		《元史·卷 二十二》:251
29	至大三年 (1310)	大都	大承 华普庆寺	改大承华普庆寺总管府为崇祥监	北京 宝禅寺 不存	《元史·卷 二十三》:266
				己酉,建仁宗神御殿于普庆寺		《新元史·卷 十八》:128
30	至大三年 (1310)	大都	大崇 恩福元寺	庚戌,立规运都总管府,秩正三品,领大崇恩福元寺钱粮	丰台 镇国寺	《元史·卷 二十三》:267
	至大三年 (1310)			十二月甲辰朔,以建大崇恩福元寺		《新元史·卷 十五》:111
31	至大四年 (1311)		长信寺	己未,复置长信寺		《元史·卷 二十四》:276
32	延祐元年 (1314)	大都	延庆寺	升延庆寺秩正二品		《元史·卷 二十五》:286
33	延祐三年 (1316)		华严寺	辛亥,调军三千五百人修上都华严寺		《元史·卷 二十七》:310
34	至大元年 (1308)	上都	开元寺	壬戌,赐上都开元寺江浙田二百顷,华严寺百顷		《元史·卷 二十五》:290
				又至大元年,上都开元寺西僧强市民薪,民诉诸留守李璧		《元史·卷 二百〇二》:2091
35	延祐三年 (1316)	五台	灵鹫寺	庚寅,敕五台灵鹫寺置铁冶提举司	今五台 显通寺	《元史·卷 二十五》:292